



寒水齋先生集  
三

書

七十年

~16  
2420  
3



和  
2420  
15-3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五

書

答黃延豐

世植○癸酉十二月

歲且盡矣雪寒政苦不審體候若何仰惟神相幽貞益滋天休不勝瞻聳侍生痰症復欲日夜哮吼至於校整之役無由索性用力媿懼交湊年譜謄出之後又成暗草必復移寫可以呈覽行狀託之仲和則答書以為明道行狀非伊川不能作伊川歿後非無張尹諸人而亦未有行狀至朱子然後乃編其事實至如勉齋之狀考亭則猶不能無人言云云觀其意思

非唯不敢自當蓋以率易下手汲汲苟備爲未安未  
知此見果如何要在與渠相聚乃可以商量凡百矣

答黃延豐

甲申四月

秦漢以後易學失其傳京郭之徒徒得其末流而昧  
於本源獨修鍊家密相付授參同契是也蓋參雜也  
同通也契合也謂與周易理通而義合也其中納甲  
之法最是要旨矣先天圖亦秘而不傳至陳搏乃出  
搏實伯陽之流也邵子得此圖發明數往知來之義  
然後乃與孔子大傳之言相合朱子以爲易之宗祖  
又曰與納甲之法相應蓋彼方術之士姑借此以寓

其行止進退之候而已其意本非爲明易而設也然  
其言實有推本伏羲畫卦之旨者參伍而通之極有  
妙處是以朱子嘗惓惓於此其與蔡季通袁機仲諸  
儒論說甚多至於讎正同異而題跋其後此見於大  
全書矣若世所謂參同朱註者卽俞氏琰所哀輯而  
所謂附錄者黃氏瑞節採摭朱子平日言論及於此  
書者以備參繹者也然其書皆略而不備至於孔穴  
肯綮之地多有所未得發揮者矣意以爲朱子之終  
始愛看此書者不但爲文章之高古實欲尋討不傳  
之妙旨以爲羽翼義經之地也然朱子所著書載於

年譜行狀詳矣唯此參同註不載焉未可曉也

答黃延豐

似聞全義一士人家藏 崇禎皇帝御筆叢篁數張  
是其士人婦家先世赴京時受 賜者而今乃出之  
嘗經尊丈一覽後爲趙秦者持去此言信否其所來  
歷不宐泯沒切欲知之敢稟

答黃延豐

下一件事侍生所見亦落於稚久之下伏想尊丈於  
仲和士肯之外又添一歎惜也今日之議與復 貞  
陵事頓異而教以可作明證愚迷之見未卽領悟如

何

答宋鎮岑元錫○戊寅

繡衣之啓可勝駭歎雖未知致此之由而其爲廉問  
之失實則可保矣畢竟當底無事而衰境畫地實非  
等閒厄會耿耿不可言也記昔滄江趙丈金堤時金  
公光炫爲御史略有舉劾則石室先生驚咄曰爾劾  
此人何面立世亟令詣門而謝不知今日亦可見此  
等事否適有舟僂敢候起居

答鄭仲淳

澹○己丑三月

教意謹領淡荷眷愛之意無以爲諭但弟之於當世

之事不出一言已四十年矣到今破戒則從前所守  
不亦可笑乎朱夫子於陸象山嘗謂大拍頭胡叫喚  
至聞其計則曰死子告子然未曾以一疏辨斥其罪  
先師於黑水則雖於末年因辨尼事說及中庸改註  
之罪 孝 顯之世進聞朝議時多矣未嘗一言上  
聞豈亦無所料量於心內而然哉今領相所改易庸  
學大文與章句雖極乖謬朝臣館學及四方公議齊  
發則與舉世全無一言之時亦有間矣乃以從前守  
默之人隨人之後而有所云云或涉不緊耶日昨史  
官來宣疏 批聖旨殊勤惶隕益無所措而別無政

禮俯詢之事矣

今之世道何可言哉賓秋兩令俱被削黜發通儒生  
亦配邊遠尊信古經罪乃至此此實近古所未有也

答鄭仲淳

不鄙昏愚詢誨至再實感惓惓之意數疏云云何爲  
而發也弟之平生兄所稔知而不料不相悉之至此  
也弟本凡陋之人意外儒名萬萬不近人乃不諒或  
以世道之責相期而弟則常感感不敢聞此非皮面  
語也昔者戊辰年間侍坐華陽其時極有可言事弟  
意謂身旣不得進欲以一疏仰答 聖恩之萬一稟

于先生則先生以爲身不出而言出先儒非之非道理也自是之後不敢爲一言計乃者禮官來時則其不敢終默者亦有所以竊嘗見論語不在其位註程子曰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安遵此訓略陳堯說而然於政問則亦嘗一辯再辯迫而後言非所得已也至於廈成之時辨誣之疏則門人之於先生實同子弟訟私寬之義固不以世道自任而發也然其時台疏之外太學及諸道之疏皆不出矣不然則以第縮摯之蹤亦未必言之矣從來所守本末不過如此而兄乃以明道伊川諸大賢之事責之可謂不相

悉之甚者矣兄試思之自數十年來以至于今合論說者多矣其間事未必小於今年而一切閉口蓋有所執也乃於今日自以爲身任世道刺口進言則此果爲何等語默耶此路一開則凡於國家大小事亦將無所不言矣其於師門所受身不出言出之戒不亦背馳耶雖知盛意之惓惓直出見愛之心而昏迷之見終不覺其必然望須諒之且念朱子焚藁亦何義也併八思量焉且弟於類編事無一毫遮護之意而兄之責至此何也朱子於呂伯恭固有云云而亦有上書北闕之事耶

答鄭仲淳 丙申七月

從前有欲商量事不敢煩以書牘者槩嫌於招人  
頰舌至於義理所關亦復一向循默甚令人鬱鬱  
也似聞遠近章甫輩發文聲罪宣舉文集中誣詆  
聖祖志事一款高明獨爲過慮至以末終朝家  
處置爲難云故受教於門下者一皆以不發爲厚  
德云近又得見洛中一二士友之書沃川通文之  
到道峯者齋任尹鳳九亦不肯可否云似有致疑  
於門下底意思吁豈其然乎凡臣子之向君父發  
不道之言若發私書訐而訴之果涉不韙至若宣

舉所指斥者非若譏訕君父之微細過失我 聖  
祖賢師一生所秉執者其辭旨之痛迫精神之所  
到可以質鬼神而貫金石獨宣舉與賊鑄輩潛相  
譏議秘藏文字經營六七十年今於 陵木旣拱  
之後始爲登諸刊板肆然印布塗一世之耳目惑  
遠邇之聽聞使 聖祖志事將有辭於天下後世  
者歸之於一場大脫空可勝痛哉其所刊布非如  
私藏巾笥之文字則不可諉之訐私也尚矣或憂  
其朝家處分甚難而此皆有前世已行之例不須  
過慮也或又以元祐諸賢以車蓋亭詩罪蔡確爲

嫌而朱子之以此不滿於當時處分者無他蔡確  
我忠賢危宗社之罪足施四兇之誅而只以詩語  
按罪故不滿其苟且而已亦無顯然非斥之辭且  
蔡之罪只在譏訕宣仁之躬而已尹之惡兼以賊  
大義誣萬世之罪則雖使朱子當今日事恐無一  
毫容恕之理未知盛意以為如何念昔蘇氏之學  
以湯武為篡弒以荀彧為聖人之徒此但出於逞  
其私邪之意而別無淡害於當世而朱子乃以天  
討有罪五刑五用之說嚴斥汪尚書不少饒今宣  
舉醜誣臣事之 君父甚於誣詆前代之聖王比

栗谷於蘇學推賊鑄幾於生知則其罪浮於比荀  
彧聖人也何可一切寬恕不用天討之典乎竊想  
高明此論雖出於君子常失於寬之意其視朱子  
之訓未知如何况今朝議士趨舉皆陷利害得失  
之私一聞寬恕之論莫不藉重而以濟其私其為  
世道之害如何如何

所論止當真所謂不易之論雖弟迷暗之見亦豈不  
知哉但弟之當初遲疑者蓋以此事若出於平常無  
故之日則可也而正此蠻觸之場缺忽起於儒疏則  
恐不無藉此求勝之嫌且其時只聞人言不見其文



集故有此言矣到今楊儒既已發端則誰敢有異辭哉無由面論可鬱可鬱蘇學云云自春初士林間已有辨正之議而彼中以為上文既以粟牛比兩程蘇學云云只指當時攻粟牛者而言云以文勢觀之則此語似不成說而然不可不詳審為之故不免遲延而仍值源流事發時世大鬧遂至于今未發矣盛意如此愚何敢以淺見必以為是耶幸更商量也

答鄭仲淳

別紙所諭領悉達卿書中所謂道固有樂而忘天下云者未曾叩問於渠不知指意之何在但以不以此

先開上心唯攻一番之惡云者觀之無乃是孟子所謂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唯大人正君心之意乎未得見其全書而恐其本情不必如來示也已卯諸賢本心雖出於堯舜君民而廟堂之上只有安相國一人為之左右而流俗宰相舉皆不平如是而可不做不世之事業乎雖謂之作事無漸可也當時諸賢之論亦多如此非但退翁之見也大抵向日朝家之引用老輩者不過出於一時之激惱欲為互換歷試之意未必見其瞭然於陰陽之判也兄輩乃以此時不度上下之情而遽欲以激揚為己任達卿所謂作事

無漸者恐或指此也至於不顧義理及自己上利害等語句似亦非出於達卿之口者無乃兄過自認揣耶達卿已作古人今欲提說此事淚簌簌先下姑徐之如何

答鄭仲淳

當守尊號於 聖上之謙讓誠是十分道理今日廷臣雖將順之可也然已成之事不必追提至於 聖祖追號事向見兄疏未見其爲不可故有所奉對矣今達書及諸論如此可謂人各具見矣然當此論議極紛亂之日若因此疏語轉有大段難處之端一如

達台所慮則亦不可不商思且達台所謂被罪自列之疏不當論事云者亦不無意見而仍念此疏旣不可付之縣道而又不復直呈則今雖復上政院必又退卻屢呈屢退亦甚難復下一款則勢不得不刪去耶幸須量爲之至於尹事則京裏諸議雖如此何可不提論耶此疏之入必將有一番鬧端而兄意已確恐不爲撓改矣

與李汝九 箕洪○庚午正月

天末相思聲微渺然九月廿二日遣書忽自伯凝所傳到披來慰倒若接千里顏面不覺山河之遠也信

後調體何如辛楚之端固意其然今兄已得得力之良法率是以往將見無入而不自得朱先生所謂壁立萬仞者其在斯矣唯望益自珍懋以恢遠大之業弟塊伏空山奄見新春回思昨年心肝如斷安得對吾同人據此滿腔之積耶徒增引領於悵紙顛之示謹領其時果有所錄小文字未知淳友得於何處而免得傳寫之誤否此外亦不無所聞不告於兄而於何開口但念遠書屢遞浮沉可虞姑爲認出以俟他日相見亦不晚耶遺文勘定等事託於吾兄暨美伯仲和同甫諸賢此亦兄所不可不聞者而亦何能覩

縷於此紙并姑默會興言及此不覺涕淚之盈襟想兄亦應爾也意無盡而言不能長只此謹狀上

答李汝九別紙 辛未正月

程書只得移寫而已其間似多有合商量處而未及下手矣劄疑屬之和哀方不住校訂遺稿已成草本者四十餘否收聚甚難殊可悶念年譜敘九屬草未定矣此等必待諸友會合然後方可議勘而落落如是何日可成且流聞有可怕者世故亦難料度姑欲藏之深處以待他日欲言難詳諒之

答李汝九 九月

曩於富寧官便承拜四月十九夜惠覆備領滿紙諭  
意不勝披慰真所謂隔千里如面談也第厄運未艾  
四月末終見子婦歿慘意外逆理之痛非所可忍况  
諸穉滿前啼號衰弱之腸幾何不消盡也去念扶病  
進懷中畱七八日歸時歷入華陽經宿而出矣典刑  
已邈放仰無所隨處涕淚而已敘九以其子婦葬事  
奔忙不得穩討多少重可恨也盖見年譜已屬草稿  
遺集所裒聚者七十餘卷未知畢竟成得幾卷子也  
天末相離無由合席講討悵望如之何仲淳已築屋  
於文巖文山別業兄若不拋則鼎居之勝早晚事耳

是企前示編輯見已卒業耶倘蒙投寄何幸如之

與李汝九乙亥六月

彼此江岸同臨一水而書信亦未能頻傳人事之不  
如意如此可歎兄之講職屢辭未解不知出處何居  
若弟所被自顧不似雖感激 聖恩糜粉是甘亦何  
忍全沒羞恥以冒笑罵哉枯死丘壑已有定計雖以  
此得罪於持衡之論亦有所不辭也朱先生嘗引佛  
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此盖  
以不報為報也據此則分義之外似又有別般道理  
未知如何頃接從子書謂兄以分義為教故敢布區

區之愚耳石室之期華陽之計俱不免乖了悵歎何  
極日昨見宋副正書萬義遷厝日家以仲秋爲可云  
夏詢他術歸一則吾輩之會合當在不遠凡百可以  
畱與對論也適逢下漢之舟聊此略修只冀珍重以  
副瞻仰

答李汝九 己卯

仲淳之疏真如捧土以塞孟津無怪其潰敗矣自其  
後誣悖之說不勝紛亂人心世道無復可望誠不知  
稅駕之所也不似職名閱寒暑而未遞頃又有白地  
醜誣之言辭疏中略陳引罪乞斥之意又未蒙 恩

許惶感悶迫何可言諭每欲與仲和同甫諸友作一  
會於石室而蹤迹不復於近京迄未之遂前頭如可  
解免卽擬扁舟下漢兄之移就楊山倘在其前幸孰  
大焉企企

與李汝九 庚辰

同春先生啓墓已行於十二日而壙內水災不輕云  
驚痛驚痛南來地師又占一山於宋村十里近處羣  
議方傾嚮云臨大事倉卒變計凡百之窘窒可想其  
悶難諭日昨禮郎吳羽進以啓聖廟當否來問而民  
則以草萊之賤不敢與論朝家典禮之意仰對矣大

抵此事於高明之見何如也願聞之尹領敦之議與崔相合尼山雖不對其意與崔尹無異云矣

與李汝九十一月

啓聖廟事考政院日記尤春兩先生及白軒鄭大相皆有收議同辭贊成獨許積病不收議云矣

答李汝九 辛巳

上衣下裳之制如今朝服模樣而白繒玄緣矣家兒曾作圖子不知置處書問得報後當更達

答李汝九 七月

副本奉讀以還不覺心神灑然此皆老先生一生所

惓惓者朝家倘能採施則其所以固植邦本者何可量也但今廟謨只恤經費此等至言一例擔閣是可慮也然在我當盡忠懇何可預念成敗而不言哉若其文字紆餘通暢未見有欠處茲不動一字而完璧矣絕句亦再三諷詠無可容議淨本書惠如何

與李汝九 八月

始欲成服於忠邑者蓋優於前進封疏計卽今病氣跬步難運此亦不得遂只欲於書堂庭上北望號哭而行禮矣蓋聞先生於國恤時有望哭於興農書堂之事竊欲援而爲例而其實出於不得已也

答李汝九

服制之不成模樣可勝枚論 殿下暮服何故縮成十三日所謂三十日服盡者亦有何意義羣臣之服尤極可笑真所謂茅纏紙裹者也東方以禮義爲名而鹵莽如此誠可羞也禮官不能釐正之失下教至當也只以出於朝報者推之則三十日後外官以淺淡服烏帽烏帶行望 闕禮改著衰服又行望哭禮似無可疑矣朝家旣許行葬某家初五之卜似不退定矣

答李汝九九月

下示之意伏悉曾伏聞沙溪先生於 國恤時成服前則雖忌祭亦廢成服後則略設單獻以過喪餘之日是故先師平日之論亦以爲孝子之心不忍虛過是日民亦講聞熟矣前頭先忌連荐欲略設而行之矣領台 筵請恐涉率易先正所論不啻多矣一朝斷以己見作爲令甲不小疑難其何以厭服衆心也或言辨破之論當出於邇列未知何以究竟也在喪士夫無服君服之事云者誠可駭惑竊恐亦未免失言也玄石所論民亦不得見之矣

答李汝九別紙十二月

文集事愚意本無適莫此事非一家事當參諸士友之議而決之矣大抵此役修正爲難而若夫入梓則筵臣一言建白必蒙 允許雖失韓令豈至難成乎唯以從容精校爲務今日之必欲先刊無乃輕遽耶都竢一進面稟

答李汝九 壬午二月

粵之無罇非無罇也夫人能爲罇也燕之無函非無函也夫人能爲函也此周禮考工記語罇田器也函鎧也此言人人皆能作是器不必國工也先生之意蓋謂今之爲政人人能皆爲之何必待吾輩也云爾

答李汝九 四月

寒岡癸丑疏中語犯 大妃有危逆等語而仍及決不可廢黜之意春堂先生一日問于美村曰鄭公此事何如美村曰說光海之言不可不如此春翁不以爲然尤菴先生聞之曰吉甫之言每主利害如此云云

答李汝九 閏月

國練時百官變服與否頃者舍弟與淳令語此而皆未得知矣愚意 春宮替制有三年之體故十一月練祭固然也百官之替只是從服似無可變之節外



方則似當望哭而已臨時當有關文依其指揮而行之似宜矣

崔仁同廷龍之叔父無子初欲以廷龍爲後喪室再娶之後冀或生子立後之計中寢矣其叔父不意身歿是時廷龍之父歿矣叔父之後室更請爲後其母曰長子已死此子登科吾決不可許云以此彼不得呈狀立後矣然其叔母單子無依故渠每於作縣之時則必率往衙中頃者喪出於仁同依禮文服朞制云此崔仁同子之所自言者也今臺啓與此言節節相左極可異也前喪時如服三年則崔言誣也不服

則臺啓誤也肯縻只在此處而實狀此亦非目見何能詳知也生父與之所後父受之則雖不呈官亦服三年此嶺南之俗也沙溪先生之意則以爲父子天屬也人君代天理物故可以變通不然爲子者何敢捨其父而謂他人父乎非有公文之前則決不可服喪云故先生之意亦以此爲定論矣昔年童土尹公爲大宗之後稟于慎齋無公文而服三年先生以書上慎齋極言其非且言沙溪之意則慎齋悔之云今臺啓公文云云必不知有沙尤兩先生定論而臆斷如此也

答李汝九十二月

十五日樓院之禮無所進退矣顧此賤臣病未趨  
召而春坊及泮職尚未得遞祛王人及多士所會處  
蹤迹不安似難往參極可歎也

別紙

孔子曰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子思曰君子  
之道費而隱竊詳此二說費與隱皆道也皆形而上  
者也昔者許草堂諸人以費為形而下退溪提出一  
道字以明其不然此當為定論

雖以所示小註說言之形而下者為費是問者之說  
也非朱子說也其答辭曰形而下者甚廣而其形而  
上者實行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云  
云費之為形而上於此亦可知也

與李汝九十二月

形而上下之說本出繫辭而其註曰陰陽皆形而下  
者也其理則道也中庸多說道字其曰率性之道天  
下之達道費隱之道天道人道并行不悖之道皆說  
理也皆說形而上也今者以道之費處謂之形而下  
則是繫辭註誤耶沙溪先生於經書辨疑論說費隱  
之義頗詳下覽後更教之如何

答李汝九 癸未六月

鄙疏初在前卻問才聞京信同門諸人只有數三而亦無主張者館學亦無餘力更振疏辨之舉渺然無期云故決意書呈昨已發送縣道雖欲如教而追還無由也且民之從前辭疏一不及他事者蓋不欲以草莽之蹤干預於朝政也至於今事則異於是寧有師門被誣而不敢開口之理哉以此不以為嫌而終有此舉未知如何

答李汝九 甲申二月

盛疏大意甚好其間文字之少礙處略有所點改未

知如何下款實是天下之大義豈有所容議者哉但念似此密勿之謨付之縣道甚非所宜入謝後因登對袖進手劄甚當不然投之密匣直呈政院次也未知如何考朱子大全其所貼黃處非必可諱而同春先生會上密疏必皆貼之第於去年據以為例矣太學丁卯疏以全紙貼之第則以紙條逐行貼之此豈有定規也

答李汝九 七月

母喪後遭父喪者仍服母暮喪禮備要成服條齊衰杖暮下小註按說是沙溪先生定論也考見如何此

與來論符合矣聞日本地陷人死者十萬此出於萊  
啓云兄亦有聞否極是異事也

與李汝九七月

山中之禮欲行於仲春仲秋者蓋取殷月也然此出  
臆見未有古禮之可據者方以爲疑適考古禮周公  
以季秋宗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南軒先生  
之祭虞帝文亦曰茲以素秋恪修常事旣得此明證  
決欲以九月上丁永爲定式如何 皇明亾於三月  
大報壇祀之用三月以此也今也春用三月秋用九  
月亦似齊整矣

答李汝九 丙戌二月

陰之盛者莫如月一陰生於姤故以姤爲月之窟陽  
之盛者莫如天一陽生於復故以復爲天之根也以  
先天圓圖言之則姤在上若手之摩故曰手揆復在  
下如足之履故曰足躡三十六宮之說朱子曰重卦  
象不易者八乾坤坎離頤中孚大小過及易者二十  
八如屯反爲蒙之類二十八合不易八卦則爲三十  
六也都是春謂一元之氣周流於六十四卦之中也  
反易之卦別爲圖以備參考

答李汝九 六月

歸見楊誠齋註果有三易之說矣蓋天易者卽指天地自然之易所謂未畫卦前先天有易之易也竹易者卽指易書也古者以竹爲簡以韋編之所謂晚而好易韋編三絕者此也人易者卽指學易慣熟之人曾中無非易理所行之事皆從易理中流出者也愚見如此未知如何

答李汝九 丁亥七月

樂意相關止樹交花大化流行盈滿天地無有虧欠故萬物皆自得而當春發育之際氣像尤爲呈露此程先生之以浩氣爲諭也亦如濂溪先生不除庭前

之草而曰萬物之生意可見也蓋至大而塞乎天地之間者謂之浩然之氣也程先生嘗以鸞飛魚躍譬必有事焉而勿正此言道體之自然流行者天與人同也好雨知時萬物昭蘇此天地之仁也康衢之民樂堯舜之道擊壤而歌者亦如萬物之得春雨而昭蘇故程先生之言如此耶

答李君輔 世獨○癸亥九月

來說以爲人心之發也理爲主而氣不用事則亦爲道心此恐無曲折而病於太快也若然則帝舜何必兩下立說使與道心相對也始雖發於形氣而必須

聽命於道心然後得人心之正若以得其正者直謂道心則更無人心之名而所謂人心者皆是不好底心不但曰危而已然則人心亦道心之說特以先儒發帝舜言外之意似當活看也

來說又謂在氣之欲用事未用事之境界易流於不好者方是人心本然之體段非但語病其於名理亦似不備大抵目欲色耳欲聲者是人心也欲其所當欲者是人心本然之體段也流於不當欲者是人欲也若謂人心易流於人欲則可以流者爲人心本然之體段則大不可中庸序曰雖上智不能無人心蓋

上智之人心本自安帖而不危若指此爲道心則上智終無人心之名矣

虛靈知覺

能感者靈也若以靈爲感誠少曲折初本是全用退溪說矣其後微覺其未安已追改之

不遠復

來說固亦有理然繫辭先言殆庶幾後言不遠復無祇悔聖人之意蓋謂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以下之事故庶幾於道也若謂庶幾於不遠復則文勢倒矣况顏子之學幾於聖人乎

聲色臭味而發

謂之人心則當曰精之而已當曰聽命而已今日用力克治則定指人欲而言也

大學正心章

正心章只言不正之病而無正之之法朱子論其病者皆以用而言也所謂心之本體可致其虛者正是指體也經傳之文實無言體而朱子急於曉人必先從本源說來

栗谷先生曰格物之格窮字意多物格之格至字意多補亡章是經文格物之影子其起頭曰所謂

致知在格物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既曰窮其理則格字包窮字意果似栗谷之所云而但章句曰格至也程子解格物曰格至也據此格物之格決是只至底之意不知何所從耶

窮理之窮字本非思索之義只以人思索物理必窮盡其極處遂用窮字為思索使矣蓋窮理者使天下之理窮盡之謂也格物者使事物之理至於極之謂也因人思索而有是名然則窮理格物豈有二義哉

按先生手草格物之格諱作空圈後做此

唯欲易流○尤齋先生曰以人心為人欲與中庸

序不同世弼以爲飢欲食寒欲衣此欲字雖聖人所不能無序所謂人心也飢而欲食不當食之食寒而欲衣不當衣之衣此欲字已流之欲正指其人欲也今此唯欲易流蓋言聖凡不能無之欲此與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之欲同一意思也詳味其易流二字則正是人心之危而其非已流之人欲可知也此果指人欲而言則豈但以易流爲戒而已乎然則真氏說與中庸序不見其不同也程子人心人欲也之說朱子初以爲是後來以人心非人欲爲定論此極深研幾處也唯欲易流之欲若

輕看則無病重看則有病函丈之論此於釋疑者似是重看故也今承來諭以飢欲食寒欲衣之欲看此欲字則西山贊語也自無病謹當於丈席承教時面稟爾

大學所謂誠其意○尤齋先生從先儒說曰情是自然發出底無可施功處意是商量運用者可用人力故不言誠情而只曰誠意愚按夫意者卽正心修身之要而爲善爲惡皆係於此也曾傳必先拈出意字以誠之之功及復致戒者於此一有不誠則無以正心而修身云矣此蓋善惡關頭故耳



至於情無施功意可容人力似非傳者之本意也  
若曰情無施功則禮記之君子反情程子之覺者  
約其情豈非爲情上工夫耶

情與意不是兩箇物事朱子曰情是發出恁地意是  
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  
如舟車意如使那舟車一般

見語類論大  
學誠意卷

竊詳此言

最善名狀其所以善使不善使者真似學者誠意之  
工然捨舟車則其所使者何物耶愚意凡言誠意時  
情固已在其裏面曾傳之意本自如此非所以取捨  
緊歇於情意二字之間也蓋纔發之際其發也自然

而然雖欲用力其道無由必於已發之後方是點檢  
曰是念之發也善乎不善乎如其善也實爲之如其  
不善也實不爲之到此若不加人工無以透得人鬼  
關此先儒之所以云云而函丈之所以取之耶至於  
反情二字本出樂記其註曰反情復其性情之正也  
夫姦聲隱禮易以流蕩故君子從事乎禮樂以復其  
初云爾其所以反之之方亦不他求不過曰誠意正  
心以至於體信達順之域也非誠正之外更有反情  
工夫而爲情可施功之證也若夫好學論所謂約其  
情亦兼情意而爲言也非離了意字而獨言情上工

夫也故其下所以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行之果云云者非誠意工夫乎此與上條反情之義相類更詳之

道心惟微○愚按惟微之微先儒訓釋似各不同未知將何適從耶朱子曰或微妙而難見矣又曰道心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蔡氏曰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心道書傳人註西山真氏曰道心之發如火始燃如泉始達有未易充廣者故曰微經四板栗谷之意亦如此今此數說中朱子兩說無同異之可言而蔡真兩氏說亦不背於朱子之旨耶

語類曰道心則微而難著微亦微妙之義又曰道心惟微是微妙亦是微昧心道論尚書人卷據此則朱夫子本以微妙微昧二義參看而蔡氏所謂難明而易昧者亦語類微昧之義至於西山之說已經栗谷勘破聖學輯要曰義理精微難見故謂之微非以未易充廣而名也但西山之說亦別為一義故取之云見輯要論性情條小註

答金仲和 昌協○庚午

日月易邁季夏又屆回思昨歲心膽如焚痛苦痛苦今日之所可盡力者唯在考校遺書而一自沉病以

後精神凋落殆盡失後忘前時或抖擻開卷未竟一書而還掩若是而何事可做溪恐遂成貞疾終未得仰酬先師眷意之萬一居常慚惕若隕淵谷聞執事雖在哀疚之中不停佔畢之工剛健篤實實超等倫不勝欽仰感服也吾黨之所恃者執事而已伏望俯就禮制無致病毀富有日新以幸斯文

答金仲和甲戌六月

自時事變改以來每以執事出處爲慮而相去不邇無由面稟雖有區區所揣於中者有不可以書傳只自耿耿不置向者得伏見第一辭疏辭意惻傷義理

明白真足以泣鬼神而感人心私心竊自幸曰今日吾友處義之方其有加於此者乎晚後鄭宗之來訪略傳令意因知有一種議論多出於第二義又竊愕然曰卽乎吾心之安者是天理之正而人之爲見一何多歧不瑕有被人牽迫而再數長廊柱耶然竊觀今日庶事草創人材眇然朝廷所以期望於執事者不啻重大則或者之見未可謂全出於姑息故未敢輒以書仰布淺慮茲承盛諭其所自靖於心者愈去愈堅真可謂確乎其不可拔者也欽歎不已大抵天下之事未定時率多敲推前卻之患旣定之後則有

何疑難之端耶此古人所以貴窮理而先養氣者也  
唯望益加珍勉以幸斯文世道也俯詢之勤不免僭  
率如此悚仄悚仄

答金仲和 丙子

先生祠宇殆遍止愚未知其何說也

道峯非久遠安享之地云者非但高見如此愚意亦  
以爲然矣然若使厥初多士審量時勢不爲輕易陳  
請則豈不爲周慎之道而旣不能如此而至於命  
下該曹之後則事體自別似不可無端擔閣而已如  
何

執事在今日止非小補也

此則有非愚賤之所敢承聞者今日多士之所瞻仰  
者安莫如足下而乃以言不用謗先起爲嫌如愚者  
又何足與論哉然天下事譬如一家非甲爲則乙爲  
不須相推唯當各盡其心之所及如何

曾見澤堂集止何足爲吾道之賴乎

澤堂之論誠爲知言然其所謂黨者亦充類至義之  
言也若不活看而只以浦渚延平谿谷以下諸公及  
館學八道之士皆歸之彼善於此而不足爲吾道之  
賴則亦豈爲扶陽抑陰之論哉孟子曰能言距楊墨

者聖人之徒也愚以爲今日之自謂尊尤翁而斥邪說者亦不害爲君子之徒也如何

尤翁與靜菴若在他院止配享爲穩矣

此段所論竊所未曉今日只當論尤翁之於靜菴可以并享與配食而已主客之云恐無所當抑有先輩議論之可據者耶滄洲之祀是重峯專享之地而兩先生與一時諸公相議以慎齋并享焉亦可謂主客之混乎亦可謂後賢之不屈於先賢乎旣曰竹林可以并享則道峯何獨不然

大抵此事之必欲審慎於當初者特以時勢言也若折之以義理則未見其有不可之端未發之前容有挽止之道而今旣事過禮行之後邪說滔天內外和應斯文一脉幾乎墜絕則秉世道之權衡者唯恐扶抑之不力奚暇追咎其輕舉使正論摧於士氣沮喪也哉頃者治甫書來亦以此略報愚見本如是耳

答金仲和 丁丑六月

院祠位次以東爲上是尤菴先生定論云者似是錯聞之言也昔年燕岐書院韓松齋居東位沙溪居西位此則多士講定於同春先生者也其後燕鄉儒林以春堂追享于沙溪之西則尤翁大以爲非嚴責諸

生使之改從西上之例蓋以西爲上爲今日通行之禮今春堂之位在西則疑在沙溪之上豈不大段未安乎云爾只此一事亦可見先生之意矣但考朱子竹林釋菜圖則濂溪伊川溫公延平居東明道康節橫渠居西且考南軒集三先生祠記則濂溪位東序兩程位西序皆以東爲上矣據此則雖從或者之言未爲不可耶如何

與金仲和 戊寅九月

申生愈日者來講大全書半月而歸其言論見識超出後輩殊喜此學不寂寥也渠問宋高宗是忘親事

讎之君而朱夫子不恥立朝何也愚答曰當此之時金珠皮幣往來之中干戈旗鼓奮義之師未嘗少輟其在忠憤感慨之誠或庶幾萬一於恢復此所以不能愬然於斯世者也若都廢戰守之謀而甘心臣妾而已則夫子必不肯爲祿仕計未知高見以爲如何乞須示教

答金仲和

文集事日者城主以兄書示及仰領盛意之所在矣弟之初意有異於是蓋凡事始雖自以爲無欠後之見之者例多議論况今文字之所裒粹者雖成屢否

未校者尚多已校者未精計非時月之間所可釐正  
以此入梓豈不輕率乎如沙溪集只是六冊子孫及  
門下諸長者不啻多矣如欲讎校豈是難事而易簣  
後五十五年始行於世其間時事之可虞者亦甚矣  
然老先生不以爲汲汲其意斷可識矣今乃曰巧遲  
不如拙速若是乎所見之不同也然非有我之得私  
唯當博詢而從長矣日昨聞仲淳之言同甫有擔當  
校讎之意如此則甚善近欲先以墓道文字送于同  
甫邊俾亟修正整書無論刊與不刊速成完本則何  
幸如之

答金仲和 辛巳四月

師門行狀當今之世捨兄其誰朱門勉齋之任正是  
執事事也今欲委諸他人其可得乎况敘九在時已  
託於執事遠近士林懸望如渴弟是何人乃敢闖然  
而代斲乎事理決不然千萬無托至望至望報恩庭  
碑多士之意亦不欲他適未知兄終何以揮卻也曾  
見江都南門碑已破前戒到今固辭其亦有說乎儒  
生輩自當復詣祈懇此則非弟之所敢煩瀆也

答金仲和

爲學悠汎之諭可見調攝之中不住省察之工令人

不勝敬服此朱先生之所嘗經歷悔歎者其救治之方先生亦自言之兄已稔知矣愚復何言若愚之所病益有甚焉今承兄示警省實多荷幸荷幸近來遠近朋友之來尋者頗有之酬應猥多且以校事未嘗有間日自身則幾乎廢讀矣可歎可歎冬間成生晚徵來畱數十日近與申生愈往棲山房浹旬而罷以弟所覩者言之此二人最有可望矣

與金仲和 壬午十月

報恩院碑之文先師之奉託於先先生意實鄭重而先先生之言下許副亦非偶然則到今多士之仰請

捨門下而何適哉兄之破戒難易非弟所敢知而既於一家文字例皆酬應則唯此繼述之事其重豈下於一家酬應而固拒之至此何哉君子無適無莫也義之與比如此義所當爲之事似不可終辭如何如何院儒今又作祈懇之行倘蒙領可大事庶免狼狽矣

與金仲和 癸未六月

樓院事誠一世變履疏之發誣悖轉甚痛惋何可言先師嘗謂少論畢竟作南人何其前知如神也此事不可無辨故不計賤分之難安昨上一疏未知於兄



意何如也但久遠事實有未能詳悉者文字不免疏略可歎也零台入地只隔數日萬事已矣悲苦何喻天時人事一無可恃而此翁又此長逝實係時運尤可痛也

別紙

論語以直報怨集註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按此說似與或問之意異或問以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爲直蓋人有怨於我而義之所當讎則無論其人之如何而吾必讎之所謂報也義所不當讎則待之只如常人一般

所謂不報也集註却似只說下一節意思蓋善則愛之而惡則憎之才則收之而不才則舍之乃君子待衆人之常道恐不能包當報則報意思在其中今欲以憎與舍爲報而愛與取爲不報則又恐語意不近未知當何以通之

此條所謂怨似只是恚恨之意如匿怨而友其人之怨也以憎與舍爲報以愛與取爲不報其於文義似無逕庭矣如是看則集註與或問未見其不同矣若君父之讎天且不共戴其可論愛憎取舍乎此決知其不包在其中矣如何

成君晚徵來留半月數日前歸去此友於德性上工夫篤實相對極令人有益又有韓生元震者來相守而年纔勝冠學識精博專心此事甚有可望後生中得此等人可喜可喜

與金仲和 乙酉五月

竊聞愆度彌月大勢雖減而醫藥不停區區馳念不能少弛早熱正熾不審調候近若何痰火之症第所飽經萬方補藥都不如清心省慮望須節簡工程唯以愛養精力發舒神氣爲要如何

與李同甫

喜朝○丙寅二月

客歲臨訪光賁山門至今感幸何可忘也歲初略往驪岸歸到忠原獲拜惠書備領多少眷諭極用披慰節酌通編昨拜師門下書以有刊行新 命亟推原本故方將準帙攜進勢未暇奉呈奈何然念此書必須更加精校乃可入梓到彼切欲稟于函丈轉送案下須於念後專遣一伴於師門如何區區行役十三當離此過春堂先生諡禮歸期似在晦間倘得簪盍于彼中何幸如之不勝企望政成事簡暇日有講習之樂此晦翁所以深喜於南軒者今於執事復見之吾道之幸也只恨僻處窮谷未霑河潤之化徒令人

引領悵然而已

與李同甫九月

七月路中前後書至今披玩實有如對之慰秋序已  
窮霜風淒冷不審侍履起居何似日者略聞有過冬  
靈芝之計竊想郊扉靜寂讀書專一其有人所不知  
而獨得其味者乎爲之懸仰翬翬夏僅帶舊拙而頃  
入華陽校書半月今十一日先生返駕始爲解歸矣  
年譜移寫未易今始呈還俗離酬唱亦謹受之跋語  
詳悉富麗讀來可愛舊遊歷歷如在眼中亦可喜也  
一別弦矢會合無因清秋落木只攬離索之懷也唯

冀益自珍懋以副遠望

與李同甫丁卯十月

卧病空山萬緣俱灰唯此一念耿耿長在楓嶽與梅  
閣耳不意情緘遠投驚喜難狀夏八月念間往侍華  
陽凡五日而杖屨還懷拜違於歧路歸來未幾寒疾  
忽作中間症情屢遷以致真元大耗至今四十餘日  
長委枕席一日所食未滿半升而只以蓼菘爲命窮  
鄉繼此實如超海不知蓼盡後何以爲命也華陽所  
受教程書分類看檢淨寫紀譜通編刊誤補入事也  
此外亦有若干語而有非遠紙可宣者也近得先生

下書憂世之意滿紙縷縷矣敘九之歸是判決去就殊慰人意時事實如來旨者不敢言亦不必言只令人長痛而已大全劄疑自此淨寫者八冊退憂丈方謀淨寫十冊餘二冊是執事所校也夏間執事稟目今行始得覓見大抵精淡明暢不可泯沒故擬遺雜久瞻來一通有違前日閱藏勿宣之戒多媿多媿春來一臨莫須虛徐亦天借措青之優奇哉耐病僅僅作此千萬都漏尤用悵然

答李同甫 戊辰十月

國哀痛隕何言方切瞻係日夕憧憧惠書忽投披荷

倍萬第承有喪憾驚歎敬焉歎不論縷縷仰悉之矣近日紛紛誠可駭然然內省不疚何足以動一髮哉但在官之人事體自別既有彈劾之議則雖不果發何暇計其言之是非而不顧吾之廉隅乎兄之必欲辭遞事理當然矣感兄之詢謀遠及敢貢鄙見未知如何昨拜先生下書史官之再來不得承 命前頭赴朝亦恐未易然 上意終始勤眷則未知何以爲計也極可仰念向日封事惜未上徹然慶元焚藁是極深研幾處則精義所存有不敢測量礪草依上耳

與李同甫 庚午五月

日月易徂季夏將屆回思昨歲心膽如焚想我同人  
心事一般也今日吾輩之所可致力者唯考校遺書  
一事誠不可遲緩而自大病以後精神耗奪氣力摧  
殘看書數行輒茫然委茶假使忍死看過又復前後  
忘失若是而何能有爲乎老先生當日眷勵之意奚  
啻丁寧而至今無一事仰酬每念及此不覺憮然慚  
惕聞和哀雖哀疚之中亦不廢佔畢之工而今於來  
教又可見惓惓不忘之意誠欽服感歎不能自己也  
見今可與論此事者和哀與左右而已唯當不論近  
遠數相會合以承餘教而賤疾支離未獲一遂徒然

落落相望恨如之何疾勢雖如許切擬趁晦初扶鼻  
向懷畱得旬日而歸謂於此時拜晤可期今得來示  
似又將參差可勝悵惘賴天之靈倘得完復早晚必  
欲往尋永峽仍請鼎會於左右而姑不敢自期也永  
計脫若不諧一會驪江之示固所樂聞也劄疑早晚  
斷手卽當以舊件一帙呈送矣兩下說破處和哀亦  
有所示及矣當檢看本文而改之矣此等奚止一二  
承見方隨閱籤識可得以商證幸莫甚焉此中亦多  
有合講質者擬待日後面稟而決之耳語類分編不  
知草本幾件而其一件昨歲歸時卜重難輸藏諸懷

中一士友家未及取來矣頃日敘友以來意見索故已指示在處使之轉納矣程書分類淨寫一本於湖南方置此處從當送美伯許矣粟谷別集已爲取來於磚洞而紙頭所籤之外多有直改於本行本字處要非眼生者所可謄出其多可作一小冊鄙姑無力暇及於此亦望小埃之如何玄翁許其已論及此事否其答如何千萬遠紙何能盡

答李同甫壬申二月

泝峽之計甚善甚善雖無外虞似不宜徐步緩行矣鄙奴之散居水南北者大約十數家而皆狹陋難容

昨與來人擇其稍勝者一處其大僅五六間分作一間房者三如是而尚可入處否若肯來寓謹當唯命矣新堂大村是忠境其川北一村則清風界也民家頗寬曠可居故與諸李君謀之皆以爲容易可圖甚有爲左右謀忠之意未知以爲如何由新堂更入廿里有二處曠土而地底皆是惡石如欲開墾功力百倍而若作水田則土品頗好云矣其一處完陵丈爲榮川時已占之一處空間矣由此更入三十餘里則特地淡僻足以藏身此似是君晦所云云處也曠地之傍村落相望淡僻之處只有八作數家矣大抵以

地勢言之小白最好其次此地雖淺露亦可作初頭  
觀勢之所矣鄙家擬以丹永爲早晚計緩急與偕則  
雖未必有得力之事而相依去就豈非兩幸也無論  
異日緩急之如何只於此間相從講討之樂亦非等  
閒奇事傾企傾企

答李同甫 五月

歲前詣堤上略見文集已編者七十五冊而其十五  
書札也亾友嘗於其紙頭點其可抄者計不過作二  
三卷矣京外諸處送來者甚罕收拾似未易可慮自  
堤上方謄作二件謂將送其一件於此矣大抵今計

鳩聚日急若抄選則愚何敢獨當第隨錄淡藏以待  
他日似最完備也續後別分編來示得之愚意正如  
此也年譜方謀刪減且草冊頗短正書則似不過五  
冊矣槩先生閱歷多少世變敘事之際自不得不多  
亦其勢也奈何栗谷別集事玄石之意如彼甚幸但  
欲改不改已過多年河清幾時埃之良苦語類小分  
求見之懇至此送示爲當矣懷川歸路略訪平沙山  
林依舊而主人不在終日彷徨涕淚而已今日此等  
人何處得來可惜可惜執事所遣哀辭雖出倉卒情  
文俱到令人欽歎

答李同甫

甲戌七月

栗谷別集六冊年譜二冊并呈還略以鄙意籤於紙下幸須詳覽高明與和令之所已籤者則鄙見雖同不復架疊矣最是太極問答愈見而愈可疑蓋不唯其文字全不髣髴於先生述作至於義理間有大段乖舛處其非出於先生之手也決矣如理大氣小一段尤可易見而玄翁之未覺悟不可曉也本欲以一書直爲往復而念此翁方秉勻軸賤陋之蹤不敢以書先之未可以此意傳告否小小處無甚關緊而唯此太極問答之從違切欲知之

別紙

坤極復正師寃獲伸孰謂無死得見今日感泣不知所諭但聞大體纔正敗症隨生前頭之憂又未可涯也宋令持 御札密疏及遺疏二本進住萬義欲埃限滿遞職後呈上矣別後未有聞可鬱昨聞美叔台擬於 筵中以申索 御札之意建請云如是則似尤穩便故已報此意於伯純使之轉告於其長者矣此於兄意何如也遠莫能相對消詳可歎此近邑士論以爲先生所被之誣雖已昭雪無餘而猶欠逐條辨白將欲上章籲請鄙意欲姑停寢以待時事之稍



定亦未知如何也書院之議懷沃等六七邑方同聲  
齊發云矣

答李同甫

遺疏 批旨極其懇切感泣感泣示四疏中一本先  
生濟行時令錦丈呈納 御札者也其文字不多只  
略陳投進之意前後疏此意屢見故愚以為疏中語  
意已見他疏則不必疊陳且念錦丈此行初在敲推  
間其時短疏與臨命時遺疏事體亦別故頃者錦丈  
之問略示不必并進之意未知愚見不中理耶不勝  
瞿然且錦丈官位雖微其去就宜不可輕故頃日論

及愚勸以一從仲和之牢關矣今聞入洛從仕至欲  
買舍為久住計不相信如此歎如之何文集將欲入  
京完役云其裒聚書寫等事比諸在鄉豈不易也但  
退粟諸集皆成於數十年之後其時門下諸賢豈不  
欲速就而至於此遲者蓋大事不貴神速而貴於慎  
重也然則今茲之役亦不須汲汲完了未知尊意以  
為如何方欲移書於錦丈而遠書頗不盡意兄未可  
默會此意從容面稟耶洛下諸友悠悠不細思者多  
倘或有以刊行之請上達於 筵前又極難便亦不  
可不慮也蓋近日爻象雖與向時有異其不可展體

潤步則甚明愚意姑欲靜俟數年亦未知如何此等意思只令錦丈知之切勿煩人之意亦及之為妙

答李同甫 己卯七月

年譜中庚午所載云云似只言服闋後往受三件書之事而未見其指此為初拜也然初拜日月不見上此甚疎漏本家若無明白文字則曾見同春先生日記中記先生事亦頗有詳盡處從遊一款亦或載錄耶試使兩家諸少攷出而報之耳明證終不可得則以兄所聞幾十年云云分註於此條下似為完備矣祭沙溪文果不載文集中可訝考同春集中亦不載

此文是先生所撰不載同春集宜矣慎齋喪時祭文有無難考第問於景能兄輩如何

批答下論筵說等文字敘九在時收聚成草本者凡九冊矣自昨年屬景由淨寫而紙地不足且值染患寫手不備姑為停役云而此則景由當卒業矣此等文字卷帙太多分屬疏下似為煩雜當別作冊子如論思錄而亦當臨時商定矣

詩集依朱子大全例次第編入來教甚當而但日月先後有未易考是慮是慮其中見漏者勢當隨得錄入矣被禍時疏本遺疏擬疏等并當依不添錄矣劄

疑原本送于季文所俾卽傳此而和令近欲修整彼中新本送于三洲如何

答李同甫 丙戌正月

教意謹領區區於此等述作曾所不爲有難強就且念師門常以許衡爲胡鬼爲失身而今文清之錄則以衡之出處爲合乎聖人之道又云眞聖人之學此等所見與師旨大段不合泚筆於此間恐不免後人之雌黃愚意如許未副勤命未知以爲如何

答李同甫 丁亥三月

唐鑑一條膳上程夫子嘗見此書曰三代以後無此

議論豈非後人之所可法者而近日之論如彼誠可慨也至於李臺之疏欲濟其事引先生爲口實其心之不躔甚矣又况因此而惹得洪疏之侵侮尤可痛也

玄宗二十七年二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皇帝○臣祖禹曰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豈其德不足歟名號一而已矣及秦兼皇帝之號固已僭矣後世因而爲後王法也漢哀惑於妖讖始有陳聖劉太平之號周宣周驕恣自稱天元高宗稱天皇武后稱天后尊號之

興蓋本於開元之際主驕臣諛遂著以爲故事  
使其臣子至生而加諡於君父豈不悖哉

答李同甫十月

海院享日變通事謹悉愚意則以爲此院凡百已經  
栗翁先生所勘定則到今如無不得已事有難容易  
變改且周公以季秋祀上帝於明堂南軒之祀虞帝  
亦在三月九月無乃此院當初所定或有取義而栗  
翁之不改者亦或以是耶文山姑未之問數日後當  
相逢以來意叩之得其答追報爲計

答李同甫戊子四月

意外左揆書承聞三洲凶音驚痛驚痛今世似此人  
安得復見實係斯文世道之大運氣有非朋友之所  
自私痛者而如失半身情不自抑不覺失聲而號叫  
伏想執事同此摧苦也夫人宿患近果如何而所後  
孫今幾歲也劄疑二十冊中四冊來此十六冊方在  
三洲江舍并問目七十一卷以下乞須檢覓送置左  
相第如何自此當送人取來矣喪家恐無主管者茲  
用仰告下諒焉此意亦及於判府前慰狀矣問目雖  
未淨寫搜送草本如何前來劄疑已盡修整方欲送  
之忽聞此計尤不勝悲恨此事極欲奉稟多少而病

昏未果當埃後復

與李同甫 己丑四月

石潭圖簇承已覓來幸幸六曲詩是和友之所未及製者望須轉囑於三淵從近構來如何二曲方懇於後谷宋判書矣此兩詩來到則欲書簇面付之信便如何仲習如以為難自華院周旋摹來亦好揆示為妙溫陽李東尹焜清州蔡之洪禮山韓弘祚皆篤學力行之士也見識操守超出流輩後生可謂不落莫矣如蔡之精明李之嚴峻尹之渾厚雖謂之可以大受似非過言韓亦明敏不泛矣承有欲聞之意茲及

之

與李同甫 十月

九月八山中行 萬東享事會士百三十七人成達卿李東尹焜玄尚壁崔徵厚韓弘祚諸人皆來祭罷行鄉飲禮仲淳為賓清牧為主人甚盛舉也移院之計已定以今二十四上樑於祠宇文則淳筆也事鉅力微求請雖不便若干相親處欲作書要助矣

答李同甫 癸巳五月

先生下書中所謂已始而未卒業者若干指問義通攷也所修若干文字指程書分類朱書劄疑等也退

溪集劄疑先生在驪江時始草數張而美伯持二程書分類而來執事亦追至姑舍退集仍爲分類之役其後未暇更著工夫於退集小冊方在此中篋笥矣大全語類抄錄解說云者語類中所云多有與大全逕庭者先生欲抄錄此等考其初晚以爲定論而事鉅未及下手前書所謂元未下工姑置不論者也先生不量吾輩之力量有此分付而如愚淺陋識見何敢承當孤負勤教媿恨媿恨

太極圖解首一節分註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農巖以爲此二句驟見似差

互曾見尤翁疑其當易置細推之實不然高明付籤其上曰愚嘗屢講此書而未聞有此教豈亾友親聞之耶抑見於論學文字中耶今按先生文集雜著一段果論此而謂似傳寫之誤據上下文則當云此以上據圖推盡說意此以下引說解剝圖體云爾註曰右致道仲和處問目想此似爲戊辰己巳間事豈其時執事不及承見耶試更檢考於集中如若其所論則雖區區淺見亦未見其果如老先生所疑者蓋此所謂無極而太極卽圖之太極圈也所主在圖故謂之引說解剝圖體唯人

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極者於是乎在者所  
主在說故謂之據圖推盡說意此似非傳寫之誤  
恨不得仰質而請教也  
太極圖解先生所論當時未曾承教後於雜著中始  
見之豈嘗欲示而未示者耶區區淺見蓋與來論無  
異恨未得仰質於臯比也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五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六

書

答李同甫

甲午四月

源流事鄙見以某人爲無狀龍潭固請序文略及其  
事於後跋今聞此作傳播一邊人將上章攻我云可  
笑頃見龍潭書渠與彼契誼雖如一家曾無受學之  
事云矣其說甚長紙筆何能盡也

答李同甫

十二月

某處祭文事誠一世變下示然矣賤臣疏 批無所  
發落 天意庶可知矣再疏中復爲提及非但無益

且昨年驪江之疏除日所封而三月始爲入 啓靜  
攝之中煩瀆不敢欲姑泯默以竢 處分商量下教

答李同甫 乙未十二月

君師父一體之義鄙疏言之而元疏大體省約故此  
亦略及矣今承來示極爲明備恨不得早聞此教也  
所謂尼山人者卽夏之姨從尹大教也年前以書來  
詰墓表下語果以先生含恨入地墓文安得不據以  
爲說之意答去矣其後更無言矣今承來論捫舌莫  
及

師生服制視情之親疎而有所輕重此亦曲盡之論  
也然分義一定之後其所尊仰寧有差殊若尼之處  
義則相絕旣不可况敢生侵侮戕害之計耶真所謂  
不近人情者雖謂之大姦慝可也靜與至靜農巖欲  
分而言之愚見無所參差當時答書茫不記得而雖  
謂之歸一可也

答李同甫 丙申正月

別紙仰領示諭駭機交煽之狀非無當時所聞而又  
有先生之言可據而爲說故疏中有形諸文字四字  
矣

使程子當今日不當專用忠厚之言云云高見似得



先生之意

美村曾無一字之問而先契甚厚如有不得不言處則不敢避而可已處不欲索言其子則是已所交親者絕與不絕自可任意矣

市翁是先祖考一生同研治經績文積歲聯榻區區自穉少時陪侍甚慣十歲隨往礪山祖考任所市翁時在林川來畱礪衙頻數受史書詩文算法數學市翁甚愛之期許不輕戊戌以後六七年市翁在朝公務無暇雖不能從容受學而有事必叩有疑必講情義甚篤橫渠於范文正只以一言之訓稱師生區區

於此翁稱以門生似不為過如何

酬應省約之教甚當甚當而近人猶可謝遣遠地齋糧之人計日而畱有不能揮拒此最可悶奈何

答李同甫

六月

中庸章句曰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云云據此則靜與至靜已分淺深矣

答李同甫

禍福之云愚自庚申以後明知其必然而無文字可證之事何敢對人言乎近來諸疏愚嘗嫌不得干與無一字往復趙臺與泮疏時亦無居中傳通之路只

聞於已發之後而已來示以爲出於鄙意云者全不相悉矣

彼盖以炭谷爲舅惟愖爲甥自少同室多年其弟則以櫛爲舅三達爲甥情分不減天倫相信之篤可知也午人以爲堅柙雖有罪然謂之逆賊不可盖逆者謀害君上之謂也堅柙則希覲非望欲有所待也清城鍛鍊成獄濫殺卿宰此士林之禍也尼意以爲先生還自巨濟屏逐勳戚伸雪鑄積輩然後始可謂至公而先生之意則以爲王室安如磐石此有功而無罪尼也大駭說與權以鋌曰爾之外祖將陷千仞坑

慙云云其主見如此故恐日後午人之復起渠亦以高弟恐不得免禍欲爲分異圖避計此老少論分歧之根柢世人都未察此至今未覺奈何此外所聞又非止一二而何能盡言

答李同甫

丁酉正月

先生行狀非不欲擔當而仲和歿後聞欲擬託於達台故不敢代斲矣今則達台不在而區區已篤老精神筋力實無鋪張許多事實之勢非但文字之枯澁而已顧瞻今日情分之切近筆力之紆餘所見之鍊達孰有過於執事者乎宋婺源之意雖不能知而既

無達台則何故持難於執事耶昔沙溪先生求粟谷行狀於月沙門下况執事於先生分義如何乞須母或牢讓速爲泚筆如何尚夏則自量精力決不可爲何敢作情外節辭乎執事起草之後謹當隨力奉議矣

稚舉往弔蘇堤瞻拜祠堂作文告于伯純與漢源文相半日打話而歸其後稚舉家女婚漢源爲執禮從此而無憂矣喜不可言

答李同甫

正月

示諭禮說並謹悉本生喪中八所後廟服色門下所

定布巾布淡衣於心頗安於時俗不駭鄙意亦無參差若黃草笠雖是中古重服人所著而草笠本華美之制近來則服人著此者絕稀反不如平涼子也嫂字是兄妻之稱如以景能名告辭則當曰堂弟婦無疑矣曾見農巖集稱嫂於大有內豈此道以輩誤處似不可不改矣

高祖神主遷于最長房之後其孫亦行祔祭有老先生答人說故謄上但念君平之孫方主宗祀是於參判公爲四代奉祀之宗今日祧遷於景能家未可曉也

老先生答崔有華問曰無祖云者或祖考生存故祔於高祖此乃禮所謂中一而祔者也或最長房奉祀高祖則其高祖之玄孫亦當祔食矣如鄙家所處是也

與李同甫五月

姑以允菴先生疏劄爲冊名就疏劄啓議中最不緊者刪去其下錄批旨云者諸議皆然門下之見亦以爲好區區謹聞命矣依定計處之爲幸昔晦翁選南軒集時疏劄全不錄蓋有礙於一時眼目也老先生選沙溪集時別集一卷藏于本家不刊區區之寫

作別集實本於此前承下誨不得承命矣今諸議如此何敢以一人私意以妨大事也伏望從長善處更思之昔孝宗大王下書於先生使顯宗大王手傳於摠府誌文撰出時顯廟下教都提調外都監堂上郎廳使不得見其所慎密可知今則全無忌諱此何義也印出煩泄決非先師本意聖上若覽印本則亦未知以爲如何並與諸公細商爲幸

與李同甫八月

文集劄刷事諸公之主張如彼愚何敢以一人淺見沮止耶筵奏旣出於靜台唯在此台之終始擔當

俾無後悔耳景徽慰問之外近無此事往復者未知其意如何批諭講義通編修整印行不亦善乎但講義皆出於史官之亂草多有荒雜者必加梳洗後可入梓此則唯望門下任之也語類小分宋生文相染痛故不得推來勢將待後矣問義通攷曾在達台家使景徽推去如何五月既望下復亦承領所示皆成過去事茲不仰復

答李同甫

八月

景徽行領去廿七惠書極慰瞻渴之懷 聖惠有加無減焦憂何極 國事先驚後慶人心庶可以定耶

聖教之未安初不知何語旋接朝報 處分大定已行時敏庭參之儀此後則疎賤之臣不敢紛爭於過去事只以勉學之意略及辭職之書未知如何若門下則不比林下之賤其語默似有別矣劄疑標識事鄙意不然仲和之校整出於先生之命其所仰助師門之書自是職分今若標出彼此則與源流事何異先生於家禮輯覽疑禮問解等書修改處不啻多矣而未嘗有標識愚則欲守師門成法而已

答李同甫

十一月

劄疑標識事謹領教意然綱目之纂皆出於門人所

編晦翁則只題其綱而已而後人謂之朱子綱目未見有標識之事小學亦然沙溪先生所編之書亦是諸門人所修整者而亦無標識他書愚未及親見而若家禮輯覽則先師所改不啻多矣而愚嘗執筆故熟知之劄疑詩卷草本初有文谷曰谷雲曰字其後先生因衆論盡刪之愚之所嘗親見者如此故自前不欲標識矣今則刊役已畢進御不遠言之無益

答李同甫

戊戌正月

胎上別紙乃答靜台書也愚意以爲就其各體全文可刪之其餘印之而已節刪之論今日初聞誠不知

所以爲對也大抵老先生文集無論何文字所取則皆用其全文刪削之事自非大眼目則不能此豈可易而爲之哉且以送示抄冊觀之靜台之所去門下欲存之靜台之所存門下欲去之門下與靜台所見猶相矛盾而二者必有一失更有何人可能執兩端而取其中者乎無寧存其全文無使偏枯手段用於其間免致割裂斷續傷其本體之患得無爲可乎盛意則墓文無論緊歇而皆取之於書札則雖所取者必刪削愚誠不知其何說也若以爲墓文取舍必致怨怒而書牘刪節却無所礙云爾則無乃爲不顧大

體而全顧人情之歸耶幸有以諒之經義禮疑皆可編入於集中非但亾兒之意如此鄙意本自如此矣區區精神昏耗一日所看不過數張亦卽茫昧其何能閱盡許多文字何不諒此而每以裁決爲教乎此役愚則本欲徐遲而事勢旣如此故不敢忽視而不過有問則對而已不能變其所見時供本意而何必一一俯從望須從長處之

與李同甫

四月

南軒集朱子抄定其數不過十冊如封事奏劄等無一入抄雖謂之節略可也然此唯朱子手段然後可

辨今日何人擔荷此事至於朱子大全所取太多如榜目公移不緊跋文等不遺一字常恨其支離未嘗致念於節略與否而來教如此無乃有可據出處耶孤陋可歎然公事場不緊文字亦不遺一字則其於先生手撰之文片片截去而成文似無其理矣八十老人昏茫極矣疾病甚矣兼之以憂患無時無之精神筋力斷無致力於抄選之勢故自初仰託於座下者此也座下旣欲與之參涉則雖自知難能不得不略以管見仰對而非欲必從吾言也今來教顯示未安之意不勝悚仄四書質疑會所未見宋生亦無送

示之事矣大全劄疑己已以後所修改者書二十四卷以下而書卷以上不改矣

答李同甫

區區進退之義伏蒙縷縷勤教深感故人之至意蓋此情勢有決不可進者辭卑居尊實有以退媒進之嫌此與古人所謂山人索價者何異此其一也七十致仕禮經大訓雖已在朝固當懸車逮今垂死之年初入脩門以爲進取之計豈不可羞乎此其二也以大夫之招招虞人死而不往今以招賢之禮招不賢人何以冒沒徑進哉此其三也盛教云先師以世道自任門人何獨不然此亦愚之所惑者孔子轅環天下而門弟子不出者多向也所處之地不同故也至於與某人比較同不同尤不覺一噓某人喫飯吾乃惡其同而不喫乎似此人言不須辨也

答李同甫 辛丑三月

當初區區若與門下同在一處而成服則燕居服亦當出此余正甫答書而相議同行矣旣不然而各自行之故未免參差矣然區區亦從 朝命旣已改造著麻則此不過一時朝令之或得或失而已何用深歎而此則有不然者朝廷諸公之論則



猶可置之而方外士友間說話已難放過况如座下雖以入此是非叢中爲苦而中外大小之人自初莫不以座下爲主麻攻布尹俞諸處書辭無不傳誦領相抵區區書亦有云云座下雖不欲入是非叢中其可免乎且見季兄前日書則以鄙說爲得宜其見似一般故尤欲其私相奉稟而略以數件文字奉呈矣尚不答來未知其故今日論者以宋孝爲不服衰經而只服白衣冠朱子爲不欲君臣上下服古喪服而只欲依宋孝白衣冠之制打成一片牢不可破果如此說則其於朱子果如何

耶况此答余書中練祥禫必不指白衣冠選人小使臣旣耐除衰者其服衰可知勉齋之錄圖式退溪之答府官寒岡慎齋之引此書請行衰經皆爲大明證而莫之省於此書旣然則於他文亦安保其不然也此實非細故故欲望座下不拘於左右者之衆論而獨有以翻然善處也

宋孝宗之服衰終三年宋史昭載今何有許多說前日鄙書只言白衣冠之制門下故以愚見謂宋孝之不服衰耶舍弟云云誠可一笑其見聞與鄙本不相悖固無事於辨論矣背悖朱子之說誠不敢知今日

君臣之服實從朱子正論則雖有小節目之有所未盡從者固不可謂背悖朱子况答余書是喪服劄一時則實先生漸次復古之意蓋不得已也在今盡復古禮之日何可捨平日已定之正論必從其漸次之論耶其背悖云云終涉抑勒人必不服幸勿復以此言也

士正酬酢病昏忘之今乃覺得而蓋此文字以諸議之紛紜門下終又牢辭未死之前將不見成恨歎奈何經禮問答之未及附刊誠可歎恨亦其事勢適如此奈何士友中如有拔力繼刊者則誠幸而何可望

也經禮問答此方騰出騰訖當還納通攷跋誤字聞舍弟已令改之云耳瑞膺行投示冊子非不欲一閱而顧此病昏終日委席叫痛無計承覽孤負盛意良恨前後示意大略答上而此亦僅僅口呼雖有未盡復者休咎如何

答李同甫八月

答余書在君臣服議後九年而距易箒亦只五年此實晚年定論鄙意固以服議及喪服劄亦與此書同意而設或不然當從其後來定論况答余書以懶僕謂非喪服而僅可為復古之漸則先生所

欲君臣同服者非喪服而何又豈有不欲服衰而只欲服白衣冠之理耶白衣冠又豈有練祥禫耶喪服劄及答余書皆直欲復古又何可以漸次言耶所謂不得已者何故耶大體既從而小節目又盡從則當盡善盡美矣何故必欲只從其大體而不從其小節目耶况此果如來教只欲爲漸次之意則白衣冠當爲先生之定論何可以八九年前服議爲定論耶先生於服議既定爲臣服斬衰之制而後來告君之劄答人之書皆不欲爲斬衰只欲爲白衣冠云者求之於理近乎否耶鄙所爲考

證冊子季兄使夏上送故亦復呈納想季兄必有所稟矣門下精力雖不如平日此何至大有所損耶晦翁與退陶雖於奄奄中亦不廢講說退陶則又多從高峯而改見此實盛德事也竊以此仰望於門下矣

國恤自漢以後皆用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七日而除宋高宗之喪孝宗服衰經君臣同服至二十七日孝宗以大布爲朝衣朝冠羣臣則除之葬後孝宗以白衣冠視事然參祭時則猶服衰經此所謂君服於上也羣臣則易月後卽除喪服此所謂臣除於下也旣

已除服故其服漸吉至寧宗朝著朱紫之服雖臨喪祭不改此朱子之所以慨然者也今日所論只是答余正甫書則當以其書中文字解釋何必雜引前後文字以亂其書之意哉此書既曰臣除於下又曰朱紫臨君喪此外更以何見生出許多說辭乎臣除於下朱紫臨君喪既是朱子本語而來教曰君臣同服此愚之所未曉也竊謂當如以下朱子欲如是定制非謂當時已有此制也小註云云亦非謂當時已行之事朱子之意欲如此定制矣其中僞當二字著意看則自可曉然矣大抵白冠布帶若救朱紫臨君喪

答李同甫

君臣服議成於丁未論爲父爲君斬衰三年如儀禮喪服之說朱子自謂定說而但是私議於室不曾建請於朝者其後八年孝宗喪出於甲寅喪服劄子乃在此時其答余正甫書又在劄後翌年也蓋是時丞相王淮以下不肯素服盡變孝宗服高宗之制於是天子服漆紗淺黃之服羣臣則紅紫臨喪朱子痛恨

於此因正甫以欄幘居喪之問略言當依孝宗所制之禮天子服衰三年羣臣亦同服衰而又有燕居許服白絹巾白涼衫白帶選人小使臣許著皂巾青帶蓋孝宗所制之禮亦豈盡合於古禮如宮中則布巾布衫過宮則衰經而杖而其比寧宗之時則不啻正大故只以依孝宗所制之禮為言庶望其大本之粗立而至於服議中所論益考禮經為一王之制等語一字不曾說及蓋亦量度時勢而就其可行者言之故也朱子又嘗以自漢以來君服之不復行皆由世人冠婚會聚等節奪於苴麻之在身而甚至寧宗時王淮稱有老親

不肯服素此答余書中所以又有白巾白帶皂巾青帶等云云之說欲存喪制影子以扶持衰薄之俗為漸復古禮之階者也其用心之哀傷惻怛與昨年喪服劄同一意思也此豈是朱子欲循其本而大正之一如儀禮喪服說之本意也哉且別制燕居之服禮經諸書無有槩見處考見紹興甲寅疇羅點等建議乞命羣臣於易月之後不釋衰服臨朝奉慰應于喪禮皆以衰服從事至於燕服亦當稍為之制去紅紫之飾此於臣子行之非有甚難蓋以略存三年之禮云則臺諫集議以為點等所請雖未純如古亦略

存遺意可以扶持衰薄補助名教詔從之通攷獻燕  
服之制實始於孝宗以前高宗之時而點之建此議  
也亦不敢自爲正禮而只緣羣臣之難於服衰欲以  
去紅紫之陋習存喪制之遺意臺諫集議亦云點說  
未純如古而可以扶持衰薄請從之據此則燕居服  
別爲制之意可知其所由來矣其後點議廢而不  
復行紅紫臨喪依舊恬然人紀壞廢三綱不明朱子  
目見其然而無計奈何遂採點之舊說而答正甫欲  
以救當世壞敗之俗塞淮等沮撓之說而若其本意  
則實在於爲父爲君服斬衰三年一如儀禮喪服之

說而略論於君臣服議之中其言曰方喪三年其服  
如父母又曰臣民之服如前所陳已有定說所謂前  
所陳之定說卽麻衰辟領負版麻腰經首經麻帶云  
云之說也朱子旣自以爲定說則此又不可但謂之  
本意而已也至若白絹巾帶皂巾青帶元無所提論  
今也不詳答余書中命意措辭委折之如何只以此  
書在君臣服議之後乃以朱子之自爲定說謂之前  
見而不可從以姑採羅點之議欲救敗俗之論謂之  
定見而視同考禮制度永垂不刊之典此愚之所甚  
未曉者也宋孝宗雖自服斬衰三年羣臣則許用易

月之制其有歉於古禮大矣朱子猶謂之甚盛之德而請復其制其答正甫之問也又引羅點之議其意斷可知也朱子與臨江王倅書有曰在長沙初奉諱時方語從吏輩車帷當易紫以青適未卽出而河漕已易之如所言蓋於心有未安故不約而同也云云車帷所當直易以素何可易紫以青而止乎然而朱子旣欲躬親行之又幸人之不約而同蓋亦時勢所在自不免如此也此亦可據以爲定論而後世守之不失耶此一款義意又不可不傍照於燕居服矣且不消多談今以答余書謂之定論欲一一遵行而自

巾青帶不可行於今日則白巾白帶似亦不可行於今日矣若就此書半行半不行則何有於定論之不敢違一切行之則窒礙如此如何

康王麻冕一款東坡淡譏之坡言極是正論蓋以三年之內斬衰之服自是禮經之大三代因之不敢損益故也受顧命見諸侯王者視事宜無大於此者而猶云斬衰不可易麻冕不可服則後世君臣之別制視事服亦陋矣視事時雖臨民敬事而亦當服衰而不可脫則况燕居無有事在之時尤何可脫其衰麻耶愚則以爲持衰服者若欲一遵古禮則無論視事

與燕居不釋衰經可也且考淳熙十四年孝宗下詔百官於以日易月之內衰服治事以此見之雖不別爲視事之服不悖於禮可知矣此孝宗所以度越千古而真無媿於廟號孝宗惜乎當時有君無臣不能善爲輔導使其治教終於孝宗而止也卽今視事時著貂帽燕居時著貂掩其視古者白布幘頭爲視事服又未知如何而勢當從衆可歎

答崔美伯

邦彥○癸亥閏月

昨歲從遊之勝當作百年難忘之事別後空以一書布此區區而鄉奴入京者率昧東西洛中又無可託

以傳書處荏苒春夏涼颼又動矣懷想德音悵慕徒切遞中承六月十四日惠書備領滿紙誨言玩復千周如夏薰薰信後月又圓缺不審道履一味珍衛否尚夏日前復侍丈席於忠驪其間數十日何日不思吾丈拜別歸來幸免他撓而索居窮谷鹵莽猶前媿惕奈何朱書劄疑先生頃承進御之命而急於講筵之頒先校封事劄所釋已上於去晦其餘則將待涼生擬校於華陽以爲追上之地以此入梓之議姑爲停止矣程書二冊已卽付籤欲竣稟裁後移編當費一兩日力耳承執事巨役未完此事雖少遲不



妨耶程書散張及筆墨各五謹此封納時事之至此  
實關運氣向後之憂誠如來教者然亦復奈何中宵  
不寢繞壁而已千萬尺紙難盡只祈益懋大業以副  
瞻仰

答崔美伯

家禮淡衣條衣全四幅註云屬於裳處約圍七尺  
二寸交解十二幅註云屬於衣處約圍七尺二寸  
若衣裳各一幅兩邊皆除縫針一寸則裳之屬於  
衣處固七尺二寸而至衣則便是八尺矣何以謂  
之屬於裳處七尺二寸乎縫針一寸之說只言於

備要裳條至於衣條元無著見者無乃衣之兩邊  
則縫針二寸與裳有異而然耶不然何以緯繡若  
是乎曾有所受於師而神情昏耗全不記得幸詳  
教之

布廣二尺二寸四幅通計八尺八寸衣四幅兩邊縫  
處各一寸合除八寸兩腋之餘前後各二寸合除八  
寸則屬於裳處實數七尺二寸

大帶再繚或云再繚腰或云只於爲耳處再繚云  
未知何者爲是

大帶再繚玉藻大夫大帶四寸止再繚四寸註大夫

以上帶皆廣四寸士練帶惟廣二寸而再繚腰一匝則亦是四寸矣愚謂家禮之文實本於玉藻有出處則何可疑也家禮再繚之三字似是小註而誤以大字書之家禮中如此處甚多曾以此仰稟於老先生先生極以為是矣

答洪叔範

得禹○丙寅閏月

寂寥孤坐離懷政切情緘忽投慰豁倍萬示意領悉大抵士之行藏必有定計倘欲休官靜處溫理舊業則雖有大家難處之事亦不暇顧况吏曹催督何能動凡一髮若今雖遞此不遠復作影纓結綬之行則

何必如是撕捱使忠民久困涸轍哉飲水冷煖當自知之胡康侯所謂出處去就不可謀於人者真實語也若夫閉閣深臥之策近於機關不敢奉勸耳弟所纏去身甚快甚快姪兒冠禮欲行於念間竊擬戒賓於兄今兄似有難動之勢殊可窘悶

答洪叔範

始謂驪岸足以藏修終老似覺太近京師得丹山入來則豈非良圖第得之雖易捲來未易如未易辦此母寧圖得遠地守宰如三陟青松之類絕迹京中二三年則似或愈於驪岸之杜門耶弟有區區難處之

事與治令相議兄須雷照示以所見

答洪叔範丁卯十月

舍弟至蒙惠札病裏思想之懷稍覺豁如也示來出處之義謹悉區區所以爲兄謀者常在於第一義而近被兄屢詢且爲時義之說所撓前書所貢未免落在第二義矣今承來諭有確然不拔之操有飄然高舉之意噫非兄今世安得聞此語吳材老自謂知古音而語人以今樂者可笑可媿辭恩猥越之示僉議如此只當泯然而已 頌賜則在遞職之後耳

答李君晦遇輝○乙亥九月

鶴斲有大小二制大者如袍而甚偉小者如今之掛子先生所著者是如袍之制也似聞是中原所製而日久記得不明矣鄙人亦欲制置一件而貧不能遂可歎曾見潛谷相公及星川李監司丈皆服其大製矣未知卽今中原有貿得之路否

答李君晦丙子五月

別紙謹悉西山有此恰好之地則當初何不建祠於此而輕發道峯之議惹此紛紛也到今移奉之論愚意決知其不可蓋此并享之舉只以兩賢道德前後一揆而被禍之慘又與之相類故也館學齋籲 聖

上快許筵臣申請大禮已成則其事面之重且大爲如何哉雖魑魅魍魎之徒百般揶揄自上時無還輟之命則何可先自沮疑變動莫重之祀典耶濟億輩若曰畏吾之言移去祠版是自中亦知并享之不合而朝廷之所以許之也實用吾言云爾則未知士林將以何辭解之乎書之史冊傳之後世豈不起人之疑端乎若夫神道之不安云云又甚不然凡此祀享實國家崇報之重典士林尊奉之大舉唯當論兩賢道德之如何合餼之當否而已豈容門人小子妄揣神道之安不安敢自爲爲師遜避之私計哉栗牛

兩先生之從祀彼輩之露章論斥者亦多矣若如來教則是兩先生之精靈亦必不安於冥冥其將并請奉出以爲慰安之地哉千萬不是更須商思如何材力之難易事工之淹速非所當論也萬一時事又變自朝家命罷并享如向時兩賢黜享之舉然後別建移奉之事乃可徐議如何如何此事吾輩則曰移安彼輩則當曰黜享其實一也設有朝命吾輩當訟屈之不暇今欲自我先請此何等舉措也彼輩豈不鼓掌大笑乎不此之思乃以苟且爲嫌可謂見小而遺大也

答李君晦 壬申十月

朱先生答曾先祖之問曰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云恐當以先生之所自行者爲遵行之地矣然此論喪中祭先之禮也今賢閣祥禫已過執事主祀則四時正祭似無難行之疑矣今胤雖在心喪非墨衰之比矣執事行事之時只參神辭神侍立而已則似無大段難安之節未知如何

答李君晦 戊寅二月

身無暮服可行親迎之禮其父只有醮子一事雖有

服行之何妨至饗舅姑之日其儀稍盛此則減殺之無妨退行之亦無妨因此而以致婚姻失其時則豈非大可念者乎若冠禮則冠者之父與賓必躬行盛禮至如獻酢酬一節決非有重服者之所可爲母與族黨受其拜於其日亦不可退行兩禮有服無服之不同無乃以此之故耶夏商之見舅姑果是大節目如以退行爲重難則以平服權停饗禮而行之何不可之有大抵婚姻之失時是人家莫大之患無乃古人已慮及此不計父母之暮服而只言主婚者耶最長房奉高祖者以亾妻入附其龕正得禮意何疑

之有祠堂龕室如未備則祔於東壁下亦可矣并列則未安

答李君晦 辛巳十月

先生嘗教曰朱夫子居祝夫人憂常在墓下朔望歸奠几筵上食則必使家人將事今人每言朱子卒哭後卽停上食此無出處何所據而云耶愚之平日所聞如此故茲用告之蓋嘗思之古禮雖曰卒哭生事畢而鬼事始祔祭之後主復于寢則復有如事生之義未撤几筵之前先停上食似甚未安如何先生答壽翁之問曰饋奠之又加數月亦是伸情之一端似

當以此爲定論矣

擊蒙要訣碁大功則葬後當祭如平時但不受昨據此則子婦喪卒哭後祠堂時祭可以行之矣况几筵不設於正寢又無處所之嫌矣

吉祭雖曰喪後之別祭其實時祭也一春之內再行時祭未知其如何

答李君晦 壬午四月

別紙示意謹領丙子萬義之日士友多言梅祠之不成模樣愚意竊不勝慨然其後七年間將鞠爲茂草痛恨益甚蓋愚意則梅谷絕遠於萬義亦非杖屨之

所及雖齋堂盡備守護勤實與當初墓下設祠之義  
元不相干無非始事諸人之咎歎歎

答李君晦甲申四月

新命之下狼狽益甚此間悶迫之狀不待縷陳而必  
已遠燭之矣示意仰悉而老先生嘗以爲身不出而  
言出有如處子預論壻家得失甚爲出處之大禁忌  
又竊觀前輩所爲雖未出仕必有前頭出當之意然  
後方可有言事之章今若如來教則無乃犯出位之  
戒耶若夫收議時仰對愚亦有所受程子於論語不  
在其位註曰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此與不問

而自銜者有間矣禁中設壇之禮足以有辭於天下  
萬世感祝感祝惜乎羣下無一人仰體 聖志也

與安聖休

相憶○丙辰五月

齊聲叫 閣聯袂投荒前史之所罕有而兄輩綽然  
能之此四方之所敬歎區區親舊之私不須言也炎  
土雖惡以兄盛年想應健在幸益加意於此學不怠  
進修以終副吾黨之望也坯壻窮峽奉候無復茲託  
一書於季方未知幾時能徹案下也萬萬難盡

答閔士昂

泰重○丙寅二月

懷襄之災所未曾見極備傷稼猶是第二憂也此中

浪侵庭梧行廊漂盡然江岸水落後依舊不變只白沙比前益濶矣平沙得失亦得備聞早晚一登高亭庶可對兄一評耶

答閔士昂 丁卯正月

離愁袞袞與歲俱新不意珍絨宛轉而至累紙連牋字字皆情披來如接警咳不覺雲山隔萬重也仍伏審彩衣當春吉祥無疆攢賀千萬弟一味鹵莽居然作半百翁矣可笑此生之虛負也顧瞻斯世同人能幾何落落相望麗澤無其期兄所謂撫念媿懼者依然畫出此間情境重爲之喟然而已寫役果是劄疑

以此頗有酬應度於開望間斷手矣但同甫三冊尚不來難待難待範友歸臥驪坡可謂得其所矣高韻非不欲效嘖而解題姑不好擬竢歸來賦成而和之未晚矣教意如此還可一笑餘萬要非尺紙可盡只此

答閔士昂 戊辰四月

驪台之逝實關邦運痛悼之苦奚但爲私似聞老台愆度亦淡其慮不淺淺也風傳日間洶洶不啻已庚間然親舊之書皆稱煩不敢言未嘗有一及其骨子者不知事端果如何也兄之入洛必與老台從容其



所可聞者幸望仔細下示然其中最煩者亦不可煩  
諸紙面諒為之俗離酬唱聞有函丈跋文在兄邊早  
晚瞻示為望

答尹體元

以健○已巳

六八之痛欲言氣塞生而見此不如無生也邈此相  
離無由握手一慟悲懷耿耿時發夢寐夏秋兩度書  
忽自洛下傳到披來一字一涕不忍竟讀信後寒暑  
改換不審兄候復如何舊苦諸症今已見快否最是  
水土之慮未嘗頃刻忘于懷也千萬慎護母孤士友  
之望第一味閉戶無日不呻吟重以歲華晚晚塊處

空山不堪窮獨之憂萬事今皆已矣唯收拾遺文溫  
理舊聞母負平日眷愛之意者空不可虛徐而一病  
支離無望自振命之窮矣亦復奈何經史為伴之諭  
殊慰所望須於靜中專一著工勿使間斷為幸若於  
無味中得味則雖欲罷而不能學之早晚不須言也  
加麻之制弟亦從暮兄之所從聞者過矣令姪相視  
豈減一家只相從未易每一念至情不自勝今承來  
示不禁於悒匹馬相尋有意莫遂臨書益復悵恨不  
知所言惟冀兄神會

答洪士中

萬選○癸巳六月

問解本生親稱號條姜博士碩期間答終不能無疑如何

朱子曰生父與所後父同坐則不可皆稱以父勢將稱生父爲叔父此義甚分明矣

本生父母喪書疏式考諸問解亦有矛盾處既稱喪人則宜不用禍延考妣之語若稱伯叔父母則又不可稱喪人幸詳教

允菴先生答玄石之問曰書疏稱喪人恐亦太重據朱子說則雖本生親亦稱伯叔矣第伯叔無心喪而本生親則有之此是與伯叔不同者也然則所稱亦

當稍異耶昔在華陽見高察訪晦在本親喪答先生慰書曰家門不幸叔父奄忽違背云云多士在座莫不駭笑先生曰勿須駭笑此似得禮又見同春先生弔人本生親喪曰尊本親某官府君云云二先生書式亦自不同此在後人擇而行之愚何敢猥作一定之論哉

### 答洪士中

少時見禫後除職者終其月不欲行公而若承命牌則卽爲出肅蓋君命至重不敢盡循私情也以禮言之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仕宦禮無所拘人之非

之者不亦過乎子夏先王制禮不敢過子張先王制禮不敢不至而孔子俱予之琴其欲不出於聖人之大閑可知也

答金景能萬增○乙未十月

告利成爲告尸也無尸則不當有此禮而家禮不去者未知何如

古者祭有尸故告尸今無尸而有祠版以告尸之禮告於神主何不可之有  
櫝坐式此兩制各異而今人或并用或單用愚意則以并用爲當如何

蓋與坐通謂之櫝卽古禮所謂內櫝外櫝也司馬公書儀用此制家禮及備要從之至於兩窻櫝是韓魏公家所制家禮圖載之而沙溪先生斷之曰今人有俱用者恐非是愚意則以此訓爲正

忌祭祭考時則妣從而配食於禮無妨而祭妣時奉考同享未免有援尊之嫌如何

沙溪先生曰忌日并祭考妣雖非朱子之意我朝先賢嘗行之粟谷亦曰祭兩位於心爲安云援尊之嫌恐不交避也兄或未聞此教耶

答鄭景由 續輝○甲戌七月

夏患暑屢月一味澌頓夢寐之外新 命又降冒上  
乞免之章久未承 批方此惶恐度日矣愚陋癯廢  
自分枯死於田廬久矣今亦謹守吾玄寧有他哉茲  
蒙示諭正符淺料但前後 召命一未承赴者蓋出  
於不得已則其惶隕悶蹙萬萬難安極矣何敢更贅  
他辭以增猥越之罪哉且身未出而言出老先生每  
嘗以爲不可故從前辭本只暴情病之實而已今何  
敢輒變初計耶

答鄭景由 甲戌九月

正爾瞻想伯謙意外遠至獲詳近候平康仍拜惠翰

備領多少諭意不問相對娓娓慰荷何可勝言星田  
事與伯謙有所酬酢想應詳悉歸白書不能一一也  
伯謙曾聞其名今屢日相對叩其所存實後輩中初  
見高才妙年發軔正路吾黨之幸容可量哉思欲面  
講者不啻多矣相去不邇會合未易悵望如之何別  
紙上一條與鄙意無參差二條來教所謂聖人賢者  
云云似與通書註本旨少違未知如何

答鄭景由 丁丑閏月

續記蒙此籤教深感盛意謹卽修改以納而其中有  
可回稟者錄付小籤幸更商量而去取之如何永嘉

云云士昂之言雖似然矣而愚則終以康字爲是君  
舉之學亦嘗見排於晦翁而至論其世道之害則每  
以同甫對子靜且考年譜有曰江西頓悟永康事功  
若不極力爭辨此道將無由得明云云今碑文所引  
必是指此而言也通編奉領但今便忙甚未及卒業  
從當奉完於君晦便矣具令書覽後還呈前頭設有  
駭愕之舉見其疏辭而後可思應辨之語何得預揣  
彼言之如何而成出文字耶

答鄭景由

教意亦仰悉日月雖後 御札當在上來意甚當若

兩跋之託反復思惟終有所不敢當者况 御札後  
題跋於事面尤未安擬與治甫仲和商量後仰報耳

答鄭景由 四月

鄭吏部陞廣尹銓郎當次者皆有故迎諡之禮遷就  
如此悶歎何論追記文字付籤兩處依教改刪以呈  
矣李金二友姑無往復之言矣至於寫役如可擔當  
此何等重事而乃敢爲辭免之計哉當今士友之間  
善筆者林立顧此庸陋旣述而復書不亦苟艱之甚  
乎他石尚不可如此况此大碑乎望須更委於他人  
如何谷雲丈之外如洪叔範金仲和金達甫皆可畫

札二藤并敢還呈垂諒如何既不得副則此時淹留  
遠伴未安故凌暮草謝

答鄭景由 戊寅九月

夏千萬意外伏蒙 別諭恩命辭旨之隆重又非前  
日之比惶恐窮蹙因知攸措日昨纔上乞免文字方  
縮伏以竢誅譴耳日記前來一冊謹付伯謙呈還矣  
太極西銘講義昔年敘九有謄示之本今略校讎似  
無大段註誤雖有未盡該暢處何敢妄自添修已與  
伯謙消詳細問之如何

別紙

宗廟之禮前日所對者只因朱先生書解其指意如  
此而已辨誨雖勤區區迷滯之見有未能粹化者只  
令人悚仄若夫我 國之制當別作論議似不可與  
中國侯甸同條而言也嘗聞諸老先生以爲周之先  
世僻遠無純臣之義吾東事體與此何異况在今日  
尤無恪守侯度之義於此可見老先生之微意矣

答鄭景由 己卯二月

草莽跽伏之賤本不當與聞朝議而從前屢度力辭  
終遭迫不得已之勢不免開口可笑論語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註曰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據此則

區區妄言可幸無罪否去冬收議非自謂當理倉卒承命只陳愚見無怪其出於輿情之外也程子語一條謄上未知是會所商研者耶

徽宗卽位皇太后垂簾聽政有旨復哲宗元祐皇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禮伊川先生謂邵伯溫曰元祐后之賢固也論者之言亦未爲無理伯溫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太后於哲廟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

非上以叔復嫂也先生喜曰子之言得矣

竊謂程子於以叔復嫂以爲未安則今以子孫復祖宗廢妃揆以程子之言未知無未安者否伯謙所示中廟大漸時垂涕以訣一款孤陋所未會聞也未知載於何書後復詳示是望

答鄭景由 十二月

莊陵復位之後贈職者只直提元公昊及梅月堂二人云矣當時守義之人非不多而恩典不能遍及不知在廷諸公之意別有所在否

答鄭景由 癸未

瞻戀中崙札忽辱仰審仕履珍衛慰感無已樓朴之事實是世道之大變而廈成之疏誣悖益甚痛惋何極只幸 聖上處分嚴正痛快感祝感祝門生辨疏意謂已上至今遷就可歎送來疏草空貢愚見而其中有所嫌礙不敢開口之端終孤遠伴勤問之意不勝悚仄鄙意略在小紙幸須垂察

別紙

門生疏汝九昨已向西須與美伯諸友好為商量無底于悔為幸○不肖無狀過蒙 朝家之見待此莫

非盜竊虛名之致居常慄慄羞媿欲死疏草中說尼處亦舉愚之姓名令人愕然此文出於伯謙而謙之與愚相善舉世所知也此文一出則人之見之者必將以爭名爭寵歸之若是則不亦羞恥之甚乎茲不敢參涉可否乞須俯諒○疏本愚既不敢參涉可否則非敢容喙於其間而第所論春堂先生事極未安此條所辨達台疏語似為得空今日舉世承順云而下又言某之駭歎于某何事無或有以春堂混歸承順之嫌耶其引胡楊事亦甚不襯似此貶議處不敢預聞也



答洪九以重箕

別紙說話此亦聞之而堤上諸人則皆以為全無苗脉於己巳之前先生聞甚駭愕屢及於書札曾於華洞陪坐時面諭丁寧和台亦參聞矣先生當日既已燭其交構之姦狀至於手筆藏在此間以此見之則今日紛紛之說可知其都是孟浪而出於中間無疑矣愚則雖有所傳之人自初不之信聽矣

答俞弼卿命賚

庸學章句朱夫子一生精力盡在此書當與典謨并垂萬世分裂變亂豈非可駭可愕之事也舍第頃上

一疏覓覽則其所見亦可知矣

文集事鄙意以為刊事既遲則只有中本一件欲更寫一件以為深藏巖竇之地或送置蘇堤使伯純輩詳閱之為好故寫手與空冊懇於嶺伯嶺伯初以空冊百卷送助過月餘送營吏三人作一月役如是者凡三巡而止近不繼送所寫者不過廿餘卷矣前頭湖西伯巡到時更欲請吏而聽否何可必也淳台老學箴足見白首孜孜之實工可敬可敬謹當揭壁以為策鈍之資耳

答金文仲昌錫

某人背師首末無人一辨心嘗慨然而蹤迹罣礙不敢開口適逢源流事此是私家文字似無所嫌故略以數行論列於序後不料其文 上徹致有此紛紛也然於我心無悔彼雖千百尊沓何能動我一毫兄示所謂難安恐不知弟心也跋語及疏草送呈一覽焉

答金夢徵明錫

明錫庶祖母前月喪出伯庶叔旣先亾則愚意以爲其子永錫當代服其喪初喪凡百一依承重之禮而行之成服之日宋友來陽來言昔在南澗座

下有人問於先生而其所遭如今日事先生教以妾母不世祭則豈有承重之事云云宋光挺來傳教意而與南澗所教者一樣矣卽與小庶叔相議欲一稟定矣昨者宋光林自京來歷問此事於羅平康則乃授一紙卽慎齋同春兩先生問答也以此觀之似若有據而但彼則妾母有獨子而承嫡更無主喪者也此喪則庶小叔在焉又難與彼同論未知如何○問妾子承重者爲其母當服總矣妾子之長子當何服據有嫡子無嫡孫之文似當服本服如何妾子之第二子卽是承重其祖母之

人而為其父尚存不得服三年耶銅春答來示得之但喪雖微賤不可無主其父雖在既非主人第二子似當服承重之服矣夏量示之慎獨齋頃日宋光挺之問也只以管見率易酬酢矣今見來紙二先生問答如此不勝瞿然然問解所載沙溪先生之言又以承重為無義服三年為不然此則非如宋君口傳之比未知喪家何以處之也如愚末學賤見其於四先生之論不敢妄有所取捨幸望恕量焉且念問解慎齋同春九菴諸先生之所勘定也然則果川來紙所載問答雖如此當以問解為定論耶

問妾孫為祖後則為其父所生母雖無服然亦應服承重三年者也似當依妾子為母總而心喪之例為心喪三年如何同春答妾母不世祭則元無承重之義應服三年云者不然矣然雖無服豈可遽同於平常之人乎依諸孫服暮之制而若心喪者可也問疑禮妾母不世祭喪服小註曰不世祭者謂子祭而孫不祭也

答姜叔重 錫朋○丁丑八月

小學明倫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目敬身

有心術威儀衣服飲食之目而獨於立教無其目  
集註摠目雖有胎教保傳學校君政師弟子之教  
之云聖學十圖分而此亦後人就一篇中而分章  
非朱子編書之目也以至廣立教實立教條目各  
異終無一定之例其故何耶

小學明倫敬身之有目本自燦然此不得不名言者  
也若立教則所教無非明倫敬身之事又豈有可以  
別立條目者耶集註及圖子逐章分目亦強名之耳  
未知晦翁本意果如此否然小學書是劉子澄所編  
雖經晦翁勘正猶不能無未盡照管之歎實明倫中

無朋友及伯道無兒章之類是也

孔顏樂處程子引而不發晦翁亦不分明說破但  
令學者就朴實頭做工夫真積力久而得之其意  
亦如程子也竊想此乃聖賢與天地造化流行合  
處極微妙處灑落處其所以爲樂又豈可以安排  
布置而得之也學者但當就晦翁所說作爲題目  
俛焉以盡其力其得與不得非所汲汲也如何

顏子樂處晦翁旣分明說破載之語類者甚多可考

與卞大老東尚○庚寅八月

萬東祠祭奠初以二籩二豆爲定者取以少爲貴之

義也移院之後同日將事則先生位前之設反有加焉此甚未安故上祠所陳欲以四籩四豆自今改式以別差等而第與當初貴少之意有違未知兄意以爲如何無由面論可鬱

答金說卿

鼎臣

○戊子正月

社稷祭行於仲春上戊故例在於釋菜翌日矣今年則來初吉乃上戊也以此日設行其無他慮耶考大明集禮自天子諸侯至郡縣社稷之祭皆用春秋仲月上戊唐宋以下之制皆然矣社稷祭之行於釋菜翌日者非以祀秩之有次序也直以戊日每在

丁日之後故自爾如此今年則上戊在前恐當依典禮行之矣戊干屬土故用是日祭后土似有義意不可移動也

答沈德升

梯

○丙子十一月

尼尹平生自謂畏懼謹慎而一切依阿以無忤於時爲能事此涉世從俗之妙方也然終背於師門自發其父之微隱雖募一世之輕儇輩自爲宗主終不免百世之邢胡則烏在其畏懼謹慎也記昔弟與尊兄及尼尹侍坐尼尹發經禮疑數段稟質適明仲在傍承先生命記其問答吾兩人退坐靜

處兄從容語弟曰子仁善談辯而支煩不精外雖莊重內無主宰終日論難未聞一定底說話畢竟可慮當時尼尹之聲名溢世弟雖銘佩兄言而不在意其狼狽至此深歎兄先幾察微出於人萬萬也遊先生門下者奚啻百數而誰謂尹子仁之如此哉索居窮谷奉際未易臨僂敘舊但切馳情

八月惠書披示平素頗悉若將以尚夏爲可語者感藏于中何日忘之其書尚在幾於紙毛矣某人事實是世運之不幸斯文之陽九豈但爲自家一身之狼狽哉浩歎奈何昔者云云不過爲朋友間責備而已

顧此蒙昧豈有知言之明耶先幾察微之諭不勝媿汗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六

